

王明蓀主編

古代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六編 第十六冊

中古史學觀念史(上)

雷家驥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六 編

王 明 蓀 主編

第 16 冊

中古史學觀念史（上）

雷 家 驥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古史學觀念史（上）／雷家驥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民100〕

序 8+ 目 2+256 面：19×26 公分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六編：第 16 冊）

ISBN：978-986-254-610-9（精裝）

1. 史學史 2. 中國

618

100015464

ISBN-978-986-254-610-9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六 編 第十六冊

ISBN：978-986-254-610-9

中古史學觀念史（上）

作 者 雷家驥

主 編 王明蓀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1 年 9 月

定 價 六編 25 冊（精裝）新台幣 4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中古史學觀念史（上）

雷家驥 著

作者簡介

雷家驥，祖籍廣東順德，民國六十八年獲得中華民國教育部頒文學博士。先後在中國文化大學、東吳大學、中正大學歷史系所專任教授，也曾在兩岸著名大學兼任教席或短期講座。現任中正大學歷史系專任教授、《中國中古史研究》創刊人兼總編輯。發表過期刊論文六十餘篇、會議論文十餘篇、專書九本，新近主編完成《嘉義縣志》十三冊。

提 要

本書是國際學界首部系統性研究中國中古時期史學思想觀念及其發展史的專著，舉凡此時期主流史學觀念之形成、內容、發展以及影響，大率都已予以深入探討，獲得學界高度好評。「中國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網」可惜作者不再持續研究到當代，而稱許作者「走出了一條新的史學史研究路徑，但他本人似乎並沒有覺察到這條路徑在史學史研究取向探索上的歷史貢獻」。實則作者表示術業有專精，且人類的學問由累積而成，最後匯成大道不必成功在我，若本書確實有貢獻於「新的史學史研究路徑」，則日後必有繼起超越者。

序

今日臺灣出版的歷史著作頗不少，專談史學的則不多見，寫史學觀念史的幾乎看不到。蓋著述思想觀念方面的史作，不但要熟研當代有關各種史料加以融匯貫通，而且還要在史學思想理論方面有精深的體認和理解。

雷家驥學棣最近撰成《中古史學觀念史》，都五十多萬字。囑余爲其作序，而且說：「此稿係爲吾師七十大壽而作。」爲余壽，愧不敢當，但余至爲驚其在行政教學百忙中有此成績表現，甚是難得，竟也毫無考慮，即行承諾。

余與著者相處已二十有餘年，他給余最深刻的一次印象是在余講中國文化史堂上，講到周代封建五等爵時，余半玩笑的說：「公就是公公，伯就是伯伯，子男就是兒子一輩。」……時五十八年秋，他入校不久，一下課，即到講台前，問其出處，余說：「沒有人說過，想當然耳！」他卻認真作了一番研究。試思：周人以姬姓統治天下，派到外面藩屏王室的諸侯，當然不外這種親屬關係的人，血緣關係內的稱呼轉用爲行政爵位上的名號，也是很自然的事。侯與血緣無關，但有偵候的意思，古王畿外方五百里有侯服，封派在外之公、伯、子、男等皆負有偵察防衛之責任，因有諸侯之號。及封諸侯、大會諸侯等方式。從此，我們就成爲忘年朋友，無話不談。他在師大卒業後，相繼在新亞、文化獲得碩士、博士學位，任教文化、淡江等校，三年時間，教授論文通過，轉教東吳，並兼史學系主任，二十餘年來，我們始終保持聯繫，彼此默默關懷，殷殷期盼，相親如家人。

余爲人疏頑，爲學也只求得大義，教學最怕細說經過，寫文最疾無病呻吟，《中古史學觀念史》是一部談思想理論方面的著作，現在就從史學觀念上

的幾點問題提出談談。

我國雖然是歷史著述的大國，但是歷史教育不甚發達。國人一向就小看歷史，以為歷史和其他科門一般，內容也是那麼狹窄，甚至從事歷史研究者也這樣認為，人類文明的早期，只有一種無所不記的紀錄，如我國古代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情形，我們今日稱之為歷史。這種歷史包含了人類所有的一切，這一切又組合成為歷史，但在這一切中無一種能超越歷史，因為歷史的特性永遠會隨著他物而同時出現。因此，歷史就自然成為一切的總源頭。最早的六經就是由此整理而出，後來，政治、經濟、社會、天文、地理乃至科學、哲學等等的建立，無不從這個源頭分別獨立出來。中外都不例外。同時，這些獨立出來的發展過程，必須歷史為其詳盡的記述、細微的解說；最後，這些獨立出來發展的果實，不論成敗得失……又被歷史綜合整理，濃縮成為歷史。任何一種都不例外。政治、經濟、文化、天文、地理等等又分別成了歷史篇章節目內容的建構材料。從前所說，沒有歷史為源頭，為其記述、解說，為其綜合整理，就沒有他們的存在，所以世上沒有無歷史的學說，沒有無歷史的國家，也沒有無歷史的人類，沒有歷史，就沒有一切！從這裡，就可見歷史含量之廣闊，作用之鉅大，不是其他學科所可比量的。司馬遷特別提出天、人、古、今四個字，為歷史定下萬世不可改的範圍。小說裡有所謂乾坤袋，也可以對歷史無所不包的廣大作一補充的說明。可是，實際上，歷史的進行，並沒有停止，而且繼續在擴大，乾坤袋、天、人、古、今二者在這方面沒有交代出來。要找出這個答案，就要明瞭歷史與非歷史的臨界處。這臨界處就是現在這一瞬間，現在這一瞬間是未來與過去的分界線，過去是歷史的同義詞。因為現在瞬間一過去，就落到天人古今範圍內，納入乾坤袋中，印在歷史版面上，永遠出不來也永遠不會改變，瞬間現在不停在進行，歷史也不停的緊隨著這瞬間現在前進，歷史也就不斷的擴大。現在這一瞬間就說明了歷史的前進和擴大。

世人也常把歷史視為古老過去的故事，幾乎與陳舊二字沒有分別，甚至史家們自身也不例外，殊不知歷史有其積極性，而且是常以嶄新面目出現。不是其他任何科門所可望及的，前面提到過，瞬間現在過去，天地間的一切事事物物，無不隨之而逝，而留其痕跡於歷史版面上，而且絲毫不能動搖改變，我們都知道：現在這一瞬間的過去，是緊隨著下一個現在瞬間進行的，也就是歷史緊隨著現在瞬間進行的。以往用文字記載很難把這些過往事物捉

捕到，今日可以借助攝影、錄音等工具，當下就能完善錄攝下來，過去，乃現在瞬間不斷演進積累編鋪而來，歷史在這種情況下，實際是相等詞，亦即是說，歷史是這瞬間現在的過去一筆一筆的寫成，原始未開化的時代是自然捉筆，開化以後就再加人爲的技術，還有一點不同的，過去的瞬間現在永遠已經過去，無法改變，也永不能改變，是靜態的，而當下現在瞬間的過去，卻是在停而未停上而來的與下一個現在瞬間的過去緊密聯繫而進行的，是動態的，過去的歷史是這一動態所起作用帶著向未來邁進的。司馬遷所謂究天人通古今的「際」和「變」就在這裡，進一步說，就是在當下天人的關係裡觀察自古以來最真實的變體、變象，前面說過，在文字記載時代雖很多，不能辦到，今日可以錄影錄音攝製，不是空談。歷史是依著時間演進的，其他科門則可不必要，所以歷史事實的呈現，必然趕在其他科門的前面，也充分表現歷史積極作用，同時歷史更能真實的呈現在吾人面前。歷史雖然是從古老的遠方來的，卻不是古老頑固的，所以說，歷史不僅是所有學科中最古老的，更是最前進的，也是最現代的，因為現代就是它抱著去的，憑此我們能說歷史是古老、陳舊的，而不對其更下功夫細細深深的加以探究？

著者說：「歷史與天——今謂之宇宙——同生共起。」又說：「自人類出，歷史乃以人爲重。」略加補充說，人就成爲歷史的主人。這也是歷史上的一個很重要觀念。很多人都不注意，史家也不例外，我們先從事實上來說明，人本來就是歷史的主人，然後從思想上精神上說明，人如何自覺是歷史的主人，人自覺成爲歷史主人之後，所有一切作爲，與不自覺者有何相異之處。

我們通常把歷史分爲廣義、狹義二種，廣義，指存在於自然間的一切事物物的歷史；狹義，則專指人類的歷史。從浮面層次看，這種說法確是不錯；但我們若進一步考察，現今之所謂歷史無不是人參與其間加以觀察、研究、敘述而展現出來的，無人參與其間，有歷史的，也等於沒有。如太空中必然會發生許許多多事故，它的演變經過，因為人不知道，也就和沒有發生的情形一樣，當然也就沒有我們所說歷史了。不過，只要我們人理解其有歷史存在，不管其真否，它的歷史都是被承認的，如著者所說：「歷史與天同生共起」，宇宙何時有，歷史就在何時出現，因為人如此理解，它的歷史也就爲此被承認，可見現有之一切歷史，無所謂廣義狹義，皆是人爲之主。雖然是一種主觀認識，卻是客觀事實。這個事實早就存在，只是無人提出而已。這只是我個人根據事實所作的一種主體性的說法。人若自認是歷史的主人，還

必須在思想上觀念上有很大的突破。

歷史的主人，簡單的說，就是在歷史之流裡能夠自己作得主的人；再解釋一下，就是要能掌著歷史前進的舵駛向人類和平幸福的大同世界。能夠在歷史中作得主的人，一定是自覺的人，自覺到人自身的至高價值和人性的尊嚴。上古稱天地人爲三才，人爲萬物之靈。可見我們的先人早已將人的地位提昇與天地平齊，同時認爲人在萬物中是最靈最優秀的。都可爲人的最高品質和人性的尊嚴作最佳的說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所有，人一定具有；自然所能，人一定也能。若自然間真有神，人也一定能修成神，或許稱呼有點不同，如中國所稱的聖人、賢人，印度所稱的佛、菩薩，孟子認爲在聖之上有神，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莊子更在神人之上提出天人，佛也是超神的，至少是神的最高級（這裡要注意的，以上所提到的賢人、聖人、神人、天人、佛、菩薩都是人修成的，只有「真有神」、「超神」、「是神」的「神」是自然有的神）。雖然人人不能作到這種至高的境界，但人有高尚的本質，只要人能自覺，自覺是人，頂天立地的人，萬物之靈的人就足夠作歷史的主人了。然而這是經過漫長歲月從經驗中磨鍊、環境中領悟，才能作到的。

人類的原始時代，一切籠罩在神的觀念之下，天地間任何一件東西，不論有形或無形，都可能把它神化，因此，歷史的神話時代就出現：天神、地神、日神、月神、雷神、電神、風神、雨神、山神、川神，乃至神石、神木、神洞等等。後來這種神的觀念逐漸轉化，玄虛的、難解釋的，轉化爲宗教信仰；實體的、可分辨的，對人生活有幫助的，逐漸形成唯物思想，神能降禍福，物能決定人的生存，是一種新興民族長成過程中易感受到的必然現象。在這種情況下，若是宗教統治嚴格，唯物思想的勢力強大，這種神至高至上的觀念、物最重要的思想，必然長期延續下去，直到自覺那天爲止；若是從原始以來，崇神的觀念就很弱，物質重要性也不強，就容易對人性尊嚴產生自覺，這種情形受其地理背景和經濟條件的關係也很大。前者可以歐洲中古歷史發展加以說明；後者可以中國情形爲實例。

歐洲歷史，雖起自希臘經羅馬到現在日耳曼人、斯拉夫人等所建國家，但其民族、文化皆各不同，不能與我國歷史發展相比。我國雖有改朝換代，邊族也不斷侵入，但華夏民族這一系統及其所發展出的特有文化仍繼續不斷在本土開花結果發展著，也是今日世界任何國家不能相比的，所以提到中歐

今日的問題，在歐洲，只能從日耳曼人攻滅羅馬這段時間開始，因為這又是歐洲一個新興民族的開始，少數拉丁人已發生不了作用。當日耳曼人興起的初期，是一個多神教的階段，後來逐漸被消滅，只有耶穌教一教獨盛。在其嚴厲的治下，人都成了神的僕人。等到教內腐化，宗教改革興起，對教的信念動搖，再繼以工業革命，馬克斯的唯物學說提出，共產宣言發表，神權更形沒落，而唯物的共產主義由歐洲風行於世界，從歐洲歷史發展來說，這是一種必然的趨勢，從中國文化的演進來看，這完全是一種逆流，但中國終被這逆流吞蝕了。中國沒有被消滅，還是不幸中之大幸。到現在，歐洲這兩種勢力都相繼衰落，但在學術界、思想界乃至整個社會，仍然籠罩在這兩種勢力之中，人文思想並不能很純淨的表現出來，茲舉「民主」為例。民主的推行，是歐美人最感驕傲的事，它能展現人類歷史發展的大方向，也是非常適合人群需要的一種政治體制。但民主的真諦，不就是選民的選票多少，而是人民真正能自主。在自由平等的原則下，行使其所以為人的權利，人間彼此都能保持人性尊嚴，和諧相處，竭誠合作，選賢與能，共謀群體福利，才能符合民主最低的標準。若是不顧人性尊嚴，認為人的一切，都是造物主所賜，政府官吏就職還要向上帝宣誓，民眾普遍都是神的信徒，民主如真是這樣，還不如就說是神主為佳，因為這樣名實才相符。至於唯物思想的情形，照樣的普遍盛行更是事實，因為資本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同樣是崇尚物質的，所不同的：一行集權；一張民主旗號而已。事實上，歐洲人經過一千多年宗教的薰染，信神已經成為習慣；從事工商業的民族，金錢物質的交換和運用，也是生活的全部。要想其在短期內完全將其生活習慣改變，是大不易的事。在這裡，也可看出歷史對於文化發展是有其相當大的約束力，強求不得的。

中國歷史的發展與歐洲的情形不同，人本思想萌芽甚早，唐虞時，即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人」「道」觀念的提出，而且說「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中」更是人道觀念表現的重心。五倫教化也在這時開始推行。人道觀念的提出，中的發見與運用，倫常關係的提倡與建立，正表現人的覺醒，人性尊嚴，人的崇高價值。商代有「鬼神同視」的記載。在玄虛的陰冥面，過去都是神保護著人；現在死去的祖先亦能照顧其子孫。也就是說，逝去祖先將來會取代神的地位保護自己的子子孫孫，這點可以從後來周的立國作說明。周人大行封建，親親賢賢，周公又制禮作樂，全在著重人自身的一

切活動作爲，因爲在神力的統治下，一切有神的保護，只要聽神的吩咐，就可進行解決所有的事務，現在人要自己照顧自己，就必須有一套周詳辦法來維繫人際間的種種關係，社會才能安定，政治才能清明，大家生活才能幸福。禮是一種規範，它會根據人的親疏、長幼、貴賤、高下等等身份、地位，井然有序表現在各人的語言行爲上，各方面自會顯得有秩序、有作爲。樂是用來調劑人間生活的，也是激發人的性靈，提高人的品質和樂趣的。雖然這時王猶稱天子，也祭祀天地，可是對人事國家政治毫不起實際作用，人自爲治的建構到此可以說完全確立。周東遷，王室衰，諸侯興，霸者起，進入諸子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代，孔、孟倡仁義，行王道；老、莊尚無爲，重自然；墨子倡兼愛，主非攻；楊朱的爲我；韓非的法治；鄒衍的陰陽五行……這許許多多的主張，都是探索有關實際的人生問題，積極謀求究竟解決之道，無一如歐洲中世紀求助神力救人濟世者。此可見中、歐歷史文化發展有其根本相異之處。

由唐、虞、夏、商、周到春秋戰國，在許多聖賢哲人的倡導和力行下，人性的尊嚴普遍受到重視，人的最高品質充分得到實證，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人爲萬物之靈」、「人人可以爲堯舜」……直探索到「人性本善」，爲人本思想建樹完整體系，更爲人爲主的歷史寫下精神和實質並重的平天下典範。隱隱成爲中國立國精神的主軸，千年萬世不改，所說平天下典範，就是本著「內聖」「外王」的一貫精神，要人爲學、作人而至齊家、治國以達到人類和平幸福的大同理想境地。將歷史發展的進程畫分爲據亂世、昇平世和太平世。昇平即小康之世；太平即大同之世。然後照前述順序作進一步的解說和規定。在個人，要修身；在家，要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治國：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所以君要行仁政；對世界：重和平、行王道、尚大同。忠、孝、仁、義、信、禮等等，則爲一般人言語、行爲、作事的依據。人是歷史的主人，最爲重要，所以「由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身如何修法？除開《大學》裡所說的以外，孔子孟子等人提到的都很多，「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是比較完善的說法。孔子自述其一生爲學作人的過程：「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子亦說：「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這是他們的親身經驗，大概由常人修持以達到孟子所說善人、……大人、聖人乃至神人應有可能。不過，不是有心人

是難作到的。修身目的亦在與人相處：能夠作到「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人溺己溺，人飢己飢」則最佳，否則，亦要守住「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原則。一個國家的人民能如上所述，則其前景的美好是不難想知的。自兩漢以後，這種情景就被無知自私的君臣所扭曲得幾乎面目全非，到現代被所謂新人物視傳統包袱丟得光光的，快要成一片空白！真使人感慨不已！但是人終有自覺的一天，時間會證明，歷史將會告訴我們的。

著者嘗對余說：「老師，我超過了你。」余聽了，反而高興。他的真誠自信，使人感動！超過一個教書匠很容易，希望更能超過這世界上所有史學界的人，那時，余的喜悅、光榮就更無法形容了。為中華文化著想，為人類和平禱祝，今日極需要有貫通古今，和合中外，綱紀人天，發明真理的大成就的人！人，每個人，可以為堯舜！可以成聖、成神！學人就很平常了。這就作為序言。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八月 朱際鎰



目

次

上 冊

序	1
第一章 序 論	1
第二章 司馬遷的「新史學」及其觀念意識	13
一、「新史學」的意義	13
二、司馬遷透過其父所表達的意念	14
三、司馬遷透過論孔子作《春秋》所表達的意念	21
四、太史公新史學本身的目的及其他問題	31
第三章 新史學的發展（上）	
——天意史觀與新史學的關係	35
一、天意史觀歷史哲學的展開	35
二、從董仲舒至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	43
三、天意史觀對通史形成的影響	52
四、天意史觀的發展與斷代史的關係	60
第四章 新史學的發展（下）	
——由實證而實錄：方法論的確立	73
一、歷史知識真實的價值	73
二、馬、班之間實證論的肯定與實錄史學的確定	84
三、漢、晉之間的實證史學	95
第五章 秦漢正統論的發展及其與史學的關係	101
一、「正統」的原義及宗統、國統與正統論的內 繼理論	101
二、先秦正統論外繼觀念的發展	115
三、擯秦意識下的五行說與正統論	122
四、新三五相包說下的正統觀念及其與史學的關 係	132
第六章 政教力量的介入與天意、正統史觀的利 用	147
一、春秋精神與道德批判對漢代史學的影響	147
二、官方對史學的認識控制	156
三、漢晉政教意識下的史學發展	165
四、三國的正統問題與天意解釋	178
第七章 魏晉史家理念的發揮：史學經世性的表 現	195

一、巴蜀學派的天意史觀與蜀漢興亡的關係·····	195
二、陳壽的理念與《三國志》·····	207
三、世變與東晉初期的批判史學·····	225
四、批判制裁下的東晉史學·····	239

下 冊

第八章 「以史制君」與反制：及其對南北朝官 修制度的影響·····	257
一、南朝君主撰史現象與實錄的創修·····	257
二、五胡對「以史制君」觀念的反應·····	268
三、北魏制君觀念的變化與官修制度的調整·····	274
四、六世紀北朝官修制度的變化與風氣·····	283
第九章 正史及其形成理念（上）·····	293
一、史不可亡意識與完美主義的史學意義·····	293
二、史不可亡意識與完美主義的落實表現·····	310
三、由實證而定論的肯定·····	325
四、實證定論的變化及其對正史的影響·····	332
第十章 正史及其形成理念（下）·····	347
一、正統論與國史的正統性及其違心發展·····	347
二、正統論對國史體例結構的影響·····	365
三、古史正法的中斷與復興·····	376
四、南北朝以降二體之爭與二體論的擴展·····	385
五、劉勰與劉知幾的二體論·····	395
第十一章 唐朝前期官修及其體制的確立與變化·····	407
一、官方為前朝修正史的觀念意識·····	407
二、唐太宗的史學修養與貞觀史風·····	421
三、國史修撰由壟斷化至禁密化·····	442
四、禁密化下的貞觀修注制度、精神與功能·····	446
五、館院制度的破壞及其意義·····	452
六、武后時代的官修情況與館院學派的史學復辟·····	462
第十二章 結論：兼略論劉知幾實錄史學的回應·····	473
徵引及重要參考書目·····	487
附錄：重要名詞索引·····	497

第一章 序 論

中國有史久矣，其有史學則晚，先有此事而後有此學，斯乃學術緣起之常。歷史、史書與史學，人往往混一而不易明辨。孟子謂「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斯則對歷史、史書與史學三者，關係顯已有所理解。

歷史與天——今謂之宇宙——同生共起，原未以人爲主；自人類出，歷史乃以人爲重，於是人在過去特定時空所施行之事，遂爲世人所謂之歷史，即齊桓、晉文是也，亦即司馬遷所謂之「故事」。

歷史初無文載，而有口傳語說，初民此史學形式，至春秋戰國日潛，然猶有《國語》、《春秋》之類，可以考見。口傳說史之所以亡，蓋因文字發明而書籍興起。秉筆之官古稱爲史，其所記行事設施，乃今謂之歷史者也。及所記日積漸備，編而爲書，此即所謂經籍，後之所以知古，遂有確實有形之憑藉，於是詩亡而書作矣，孟子之言乃可解。七世紀中期唐修《五代史志》（即今《隋書》諸志），其〈經籍志序〉述論經籍緣起，言之頗備，殆即引伸變化孟子之說以成，隱然有經籍皆史說之意。

史官所記行事設施，其文則史，是則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百國春秋等經籍者，亦即史書。史官記何行事，記何設施，憑何如此記錄，爲何有此書法；既積備矣，如何分類編策，爲何如此分類？雖爲之至簡，而思想觀念、方法創意豈能無於其中？其義則孔子竊取之矣，此之謂也。近人或謂先秦無史學，真的史學，應該從司馬遷作《史記》以後說起。甚矣，其人之拘今繩古，無得於史義也。

抽象言之，歷史乃時空之流變，而人物行施隨之以變，故史公特重述論「古今之變」。史公所開創的史學，確與先秦有大差異，但決非於傳統史學無所因藉，平地突起者。史公對先秦史著，頗分散述論之，自此以降，如荀悅、杜預等，更是發揚古者國史策書之常——包括史學精神理念、史料方法等——的功臣，於是促成二體競爭，古史與今史二分確立，是則史學有「古今之變」，至晚七世紀已然大明。^{〔註1〕}據此而言，謂古、今史學不同可，謂古代無所謂史學則不可。論述先秦古史學，非本書主旨所在；而秦漢迄今，史公所創新之史學，主宰史壇凡二千年，故自史公「新史學」始。

所謂古、今史學，即先秦上古史學與馬、班以後的中古史學是也，其間差異多方，若必一言以蔽之，則以記錄性與論述性為分野。《尚書》、《春秋》，所謂記言、記事之史，蓋記錄史學之代表。由此以降，漸趨論述性，爰及三傳，以至《太史公》而成熟。史公主宰二千年，其間亦非不能再分期者：史公之論述史學尚有諸子遺風，其書命名即可知之，由此經班固、陳壽等以降，則漸趨向於敘述性。

故史公以後，史學蓋亦可分為中古史學與近古史學，即論述史學與敘述史學是也，而劉知幾為其轉捩點。史學包括事、文與義，遲至孟子而倡言之，至史公而登峰造極。論述史學之所以以論述為特色，蓋因文有情而事有理也，若此義不明，則必流於文尚美而事尚實。文尚美之流弊，已有劉知幾之長嘆深論，惜其仍亦不免拘時。至於事須尚實，原為史學之核心，揚雄、班彪之徒，推崇《史記》文直事核，蓋為此也；而筆者論馬、班史學之境界則曰「實錄」，論其方法則曰「實證」，蓋亦本於此。史公〈報任少卿書〉，自云「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本此建立其新史學。是則此種學術之成立，必須經此廣搜史料、考證事實、稽論道理之三段法，始克善之。事需稽理究通以為一家之言，故特色在其論述性，而又不失其實證與實錄，下章將深論之。

史公云亡，此旨日息，史官史家，日漸沉耽於網羅史料，考實行事，然後屬辭敘述，編纂成書，此即敘述史學。劉知幾承此風氣潮流，批評總結，以成學理，影響於後。彼於《史通·人物》論云：

子長著《史記》也，馳驚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皋陶、伊尹、

〔註1〕請詳本書第十章三、四、五節。

傳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跡居多，盍各採而編之，以爲列傳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既而孟堅勒成《漢書》，牢籠一代，至於人倫大事，亦云備矣。〔註2〕

中國史學恆與政教結合，以彰其經世致用。雖如此，亦不必將相大臣，必然重於隱士小民也；而知人論世，也無庸汲汲乎求備。此義《史記》多方申論之，而〈伯夷列傳〉所示之史學意義，更複雜而豐富，夾論夾述凡千餘字，其敘夷、齊行事者什二三而已。知幾以陶、尹等居將相有功烈，史料事跡較多，故論史公首傳夷、齊爲齷齪；即就表彰政教、發揚功用而言，知幾尙知史公何以推崇許由、務光「義至高」，其歷史價值與意義上於吳太伯及夷、齊之理由乎？知幾所以有此議此蔽，蓋本世俗現實眼光出發作選擇，本完備主義以牢籠一代大事而已，於是王朝將相，必然史料富事跡多，搜集考證皆易進行，並便於編纂成書也。〔註3〕

敘述史學之表現，常有蕪穢煩冗之弊，知幾於《史通》亦一再批評之，但終無以救其弊，大體知幾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故也。蓋敘述史學諸史官史家，所實踐者乃史公新史學之前二段，而忽略或捨棄其三段法之終極程序步驟。就此言之，章學誠謂「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或雖過份，但並非無道理。至於又謂「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雖不盡然，要之大體有此分別。〔註4〕知幾史學批評，奠定敘述史學理念方法，此下史家多奉而爲之，遂有由網羅史料、考之行事再下降的趨勢，乃至有崇拜事實，以及於崇拜史料之傾向。於是，史學目標與性質，先由著書立說如《太史公書》及《漢書》，淒淒然變爲記典制、述故事矣，「書」由是變而爲「史」，《五代史》、《宋史》的命名法，遂於知幾身後出現。及其再降者，更有以上天下地網羅史料爲職志，以考據事實爲目標，非書非史，如蠶食終日，雖偶吐絲而不能連結成繭焉。至於臚列史料，聚編成書者，斯可謂勤矣，然於史學宗旨，相去日遠，更無庸論之。要之，劉知幾承論述性之新

〔註2〕《史通通釋》（以下或簡稱《史通》），卷八，臺北：里仁書局，民國69年9月，頁238。

〔註3〕劉知幾此方面的理念及史學之完備主義，請詳本書第九章一、二節，第十章第五節與末章。

〔註4〕詳《文史通義》之〈家書二〉、〈家書六〉（外篇三，頁365、369），與〈和州志隅自序〉（方志略例一，頁398），臺北：華世出版社，民國69年9月初版。